

寒支二集

卷之



05061

寒支二集卷六

傳 墓表 墓誌 祭文

宣化李世熊元仲父著

鄭雲錦傳

鄭雲錦字子素號介山莆之涵江西陵人以明經起家歷任靈山合浦知縣東粵陷後漳平伯周金湯復委署廣西太平府左州知州丁酉十二月再復南寧廣國公賀九義又委署南寧府橫州知州戊戌正月十五日橫州破雲錦被獲羈送至潯陽作馬上吟曰昨朝刺史出見客騎馬城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一

頭點軍冊今夜穹廬作楚囚不信雄心旋落魄熹微帳外獨徘徊依依斜傍霜華白笳吹倏動惹人愁聲聲催促營炊迫獐獍扶我上馬行簇簇護持無間隙天地寬大難可量此時伸展不盈尺濃嵐橫抹斷城腰慘淡烟雲天感額北風拂面任欺凌古樹棲禽驚振翮孤臣馬上嘯一聲曉山失曉顏如墨回首羊腸路渺漫我軍創病何狼藉猶喜人人不攢眉各向兒雄咤叱朝廷豢養三百年軍乃黔國屯軍故雖敗志氣不蕭索河水縈環馬足遲羨煞一派寒光碧鳥聲上下叫黃昏斜陽落浦荒村僻此宵夢醒何處也瀟

瀟風雨穿古驛旋檻車置端州獄欲降之雲錦終不可旣
服鳩不效遂復絕食作從西山義士遊詩曰虎豹山之獸
猶思文其身皮骨蒸雲霧耐饑過七長鬚僧丈夫子忠孝
以成名時數值陽九血軀何用生君不見蘇武留 十九
年沙漠嚙雪與吞毡又不見常山舌罵賊聲不絕又不見
文山三載坐小樓正氣衝寒低斗牛古人已徃各存耳時
地各殊肝胆似逍遙躡步首陽山義士一去不復還惟有
青青薇蕨隨風長歲久無人采自蕃我踞山巔拜孤竹不
茹煙火洗心腹一日二日不食粟慷慨能歌西山曲三日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一一

四日粟不食斥罵獄吏無休息五日六日果何如曉來曾
把髮髻梳整冠理衣行矍鑠作詩遂向壁間書七日八日
枯胃腸忠魂直到白雲鄉帝庭從陟降渣滓委道傍任教
肌肉啄鳶鳥到底何曾是故吾人生自古誰無死覓得死
所幾人乎乃七日後竟不死已亥臘月同事張黃三友皆
就刑雲錦復以文弱免如是三年吏民咸勸其薙髮雲錦
曰吾辦死久矣所未卽死者畱一日髻髮卽頂一日君恩
爲一日南冠之楚囚卽爲一日明廷之臣子耳及就刑之
日飲酒談笑如平時神色毫無變易觀者莫不悚歎焉獄

中所著有廣恨賦獄賦縲紲者說題獄神像并贊雜吟雜
論共一卷皆悲憤激烈錚噲可誦付其戚友宋祖誥云祖
誥字爾錫亦事永厯署思恩同知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三

兵部尚書總督學士張公傳畧

張公同敵號別山江陵人由任子補錦衣改中書舍人甲申難作攜其身所懸牙牌南奔夫人許氏亦攜文忠公神主自荊州來咸會江西服先帝喪三年執弟子禮事清江楊伯祥先生行餞以詩有荆門帆斷三湘雨漢口船回十里風之句閩粵事起累官至侍讀學士崎嶇苗獠谿洞間遷播無常君臣鞍馬以宵人柄政正直多詘故也已丑夏五始假節鉞護軍出永衡敵攻失利帥滇黔師扼守全州十一月北軍下桂林勲帥所部鳥獸散城閔然矣敞自靈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四

川回過江東不入寓泗水而西過留守瞿式耜署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安往敞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敞當共之遂與式耜笑飲家人泣請出危城號召諸勲再圖恢復式耜揮去不顧厥明皆就縛詣清定南王孔有德帳下有德百方開說欲有以生之敞大笑曰豈有作尙書崩角稽首者乎嚼齒詬不已面被捶青腫右臂骨折乃與式耜同羈管阿思哈哈番秘闈四十日飲笑自如夜分放聲大哭哭益慟復笑庚寅閏十一月十七日殺于城北風洞山下絕命辭云碎山

河休載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莫指歸鄉路直往諸陵
拜舊碑他悲壯慷慨具在幽囚倡和篇共手錄自敘云折
臂後凡三十餘日忽此日右手微動左臂不可伸矣歷三
日書得三詩右臂復痛不可忍此其爲絕筆乎敢煩畱守
師寄雪公道公兩師如別山之左右手也未署明柱國少
師兵部尙書前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江陵文忠
公嫡孫同敞時有挽之者誓死難忘稱柱國臨刑真不媿
門風蓋實錄也辛卯七月中呷喇何一卒死越二日甦語
主者曰彼亦大有世界余行被一邏者執赴一殿楮渾

寒支二集

卷六

傳

五

金字宮詹司馬謁見時高座人大類風洞山下所殺張同
敞厲聲曰汝陽糲未盡來年是月當與彼曹同來卒固毫
于敞營者隻字從未經目其異如此先是二公旣盡節僧
性因上書有德曰故督師瞿公總督張公皆山僧友也
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
遺憾于王卽山僧亦豈有痛惜于兩公哉狀聞遺骸未殯
心竊惑之自古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
復敬且愛其人若唐高祖之子堯君素周世祖之子劉仁
瞻是也明太祖下金陵于元御史大夫福壽旣葬之矣復

立祠祀之又曲法以赦其子盛德美名於今爲烈至如元
世祖祭文天祥伯顏卹汪立信之家豈非與聖人禮教共
植彝倫者邪山僧嘗私論之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
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
平無忠臣則人心不正兩公一死之重豈輕于百戰之勛
哉王旣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請具衣冠
爲兩公殮瞿公幼子尤宜存卹張公無嗣益可哀矜竝當
擇付親知歸喪故里如其不爾亦當許山僧領屍隨緣藁
葬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讐然必滅其家復狼藉其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六

肢體而後快邪山僧以生死交情不忍嚙嚙亦以我佛冤
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維龔綱常之教一
舉而三善備敢遣侍者以書獻敬候斧鉞惟王圖之書上
未報而吳江義士楊碩甫踊哭收其屍具衣冠併殮瘞于
北門之圍拾二公囚中與性因唱和詩授瞿公孫昌文還
屬性因序且跋之曰浩气吟性因卽金堡也官給諫以劾
馬吉翔龐天壽等上爲馬龐所熒惑遂下堡等於獄籍其
贓僅銀八兩是夏編戍清浪以道梗養疴茅坪招提遂削
髮爲僧凡四月北兵下桂張自序云詩寄道公者卽金道

隱也今讀其書忠義鬱勃不必言至謂衰國忠臣與開國
功臣皆受命于天同柱乾坤者萬世此言亦乾坤之砥柱
矣獨哀夫永歷是時搖落如秋籜一道隱不能容頓爲權
闖折挫至此其卒擠隕于奸逆也豈無故乎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七

闕世終正其史卒刻開守殺戮豈非其年
矣誰哀夫永歷是時搖落如秋籜一道隱不能容頓爲權
闖折挫至此其卒擠隕于奸逆也豈無故乎

郭宮詹傳畧

郭公之奇字仲常一字正夫揭陽人年二十三中崇禎戊辰進士館選庶吉士在中秘六年忤輔臣溫體仁左遷禮部主事丙子嘗主試中州棲遲郎署凡八載乃遷福建提學副使正色寒鉅嚴塞徑竇科歲兩巡無一倖進者時海上鄭芝龍已晉都督久擅海洋之利富擬王者遠交朝貴近攝撫按炙手爲熟子鄭森即朱成功尚爲諸生壬午以遺才就鄉試自泉入福郵傳館舍皆有司備設及入棘闈監臨交遣小吏詣號舍致寒溫預選同舍生代爲起草珍果佳

寒支二集

卷六

傳

八

殺絡繹傳送森竟日飲噉而已漏下便已出闈傳呼歸館舍其赫奕如此公獨落落不相知報謁之外絕無通問癸未二月歲試下游森籍南安學意欲餽子庠兩院三司咸爲緩頰予時在公幕中一夕坐談忽出一卷相示曰子閱之是當置何等閱竟復公曰文儘通暢此地多材應得二等耳公笑置之曰此鄭蜚虹之子也兩臺欲得食餼子意云何予言以鄭之氣力欲他途進身何所不得今沾沾以廩生爲榮意良佳且朝廷不惜以一品官糜其父其子頗能文食餼何傷公正色曰不然命官是朝廷事衡文是學

道事銓曹混濁失在朝廷衡文顛倒罪在學道吾不能任
罪也且子意在調停耳他日君官決不可習此伎倆夫人
埋沒正性與世周旋一事不可爲也叨天倖何嘗無厚福
少蹉跌卽下流爲萬世所惡矣慎之慎之予唯唯受誨竟
以二等置鄭森公初與撫軍張肯堂嘗特薦公爲經人兩
節端卓絕倫旣而肯堂鄉人莫遠爲福州悴署郡事時奉
旨全給諸生廩銀遠假學道行票仍半徵廩銀入官諸生
告發公以事屬違旨關身名節提究經承肯堂力庇鄉人
頓與公忤捏事出疏糾公巡按陸清源獨不直撫亦特疏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九

糾肯堂閩爲一閩甲申十月中朝以公兩推京堂舊屬詞
林特擢公官詹公離閩任旋告疾家居未幾思文駐天興
芝龍握朝枋肯堂晋冢宰各挾隙比周以阨公公終不詣
朝旣閩破漳潮竝沒公避入肇慶入梧入桂入南寧孫可
望逼駕脅封親王以閣輔嚴起恒執阻陰遣所部殺起恒
公自念有用之身委于豺狼無益遂行遜入交趾及永歷
駕陷交人導清師執公赴粵西粵西兩司郡縣多公門下
士多方曲譬公皆正色距之飲酒賦詩而已就義之日慷
慨從容面無改色時壬寅八月十九日也莆田薛生英舒

親見之公生平知交落落所重惟黃公道周徐公汧所愛
惟潮陽謝解元宗瑄及余小子所著有宛在堂集行世子
天楨選頁有文名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十

天楨選頁有文名

謝潮陽謝解元宗瑄及余小子所著有宛在堂集行世子
天楨選頁有文名

楊公畏知字介夫陳倉人崇禎丙子陝西解元歷官戶部
郎督餉真定遷川北巡道乞告補金滄攝洱海巡道篆乙
酉八月元謀土酋吾畢奎攻破楚雄畏知駐洱海九月征
南將軍沐天波勦吾酋十二月凱旋頒賞沙定州裒甲入
謝亂作沐國公奔雄畏知運入城沙酋追至與戰稍北沐
國公復奔永昌酋圍雄急畏知佯具牛酒犒酋責以大義
沙酋解去畏知卽固壘積糗以待沙酋攻下蒙大畏知遮
擊廣越縛殺酋衆沙酋忿甚悉衆趨雄力攻不克逾年復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十一

作木城壕塹三道攻四十餘日適北兵襲破西蜀張獻忠
誅死獻忠義子孫可旺等奔黔聞滇亂襲滇羣酋夜遁追
至昆明夔酋黨張國用等磔之沐國公盡屬畏知軍訓練
各土司扼守諸隘丁亥可旺入滇西畏知陣獅子口迎擊
身中三矢被執不屈可旺宿重畏知未卽加害語畏知曰
身願扶明借相從事耳畏知睜視曰必如吾三約毋焚殺
毋淫掠奉明天子制旨毋更背叛可旺許之自是滇賴稍
安令人如永昌迎歸沐國公永昌同知劉廷標推官王運
開聞可旺兵入大理各持印綬北拜自縊死楚雄舉人杜

天楨題西城樓曰滿城毛角不識君臣大義千秋電火難
灰亂賊惡名亦自縊死畏知聞而歎恨曰吾明決媿三君
將來多卻一番磨折矣及可旺議創朝天門冕服翠輦一
如帝制畏知力規止之而黃屋終不可奪明年戊子大獲
沙首于阿迷州是歲爲 二年永曆命畢總戎登雲齋
賜畏知副都御史印勅三年己丑春畏知如東粵行在名
爲可旺請冊命實備陳滇事上勞之賜擢少司馬可旺欲
挾封親藩朝議不可金堡疏特激切竟封可旺平遼王拜
畏知大司馬提督川湖雲貴軍務冬十二月畏知銜命至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七

滇可旺薄郡王拒命不受四年庚寅春駕幸西粵可旺發
兵迎躡南寧有武康伯胡執恭詐請空頭勅數道來滇聯
絡遂私贖秦王二字擅封可旺甘爲賊臣竟不復朝可旺
不軌之心愈熾適北兵逼西粵屬相國嚴起恒扈駕巡滇
可旺設衛江舟中使人擠恒墮水死禮部尙書郭之奇以
遁免上爲廢食三日辛卯二月畏知之南寧行在可旺復
屬畏知畏知晝夜兼行密聞逆狀上始爲備畱畏知拜東
閣大學士可旺怒畏知洩其謀遣使合縛畏知回滇上欲
執其使人畏知曰臣聞猛獸當人則止若得臣而止其逆

臣焉辟之上揮滄爲別手賜金章鐫忠貞直諫四字畏知泣謝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願陛下廓清天地正位二京臣卽瞑目被執至貴陽繫獄士民數萬哭請乃出畏知黑神廟調疾先是原河南道御史任僕佞事可旺可旺生男僕乞恩如生皇太子例原楊州副使龔彝亦善希可旺旨啟陳十事欲租外增賦賦內編馬滇民尤受其毒畏知皆與之忤乘此構畏知可旺呼畏知詰曰遣汝作何事反作宰相耶畏知正色侃侃曰爲大明宰相而死不愈于從亂賊而生乎可旺恚甚令杖之畏知曰朝廷大臣誰敢輕辱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十三

有死而已遂加害滇人無不驚怛流涕者初嚴閣輔于橫州舟中過青山愛之歎曰滿目猙獰願骸骨歸此及溺死尸逆流至青山虎爲負出遂葬其地至今人稱虎墳云

張丕著傳

漳州諸生張某後易名明振號玄著鄭成功據廈門玄著糾義旅佐之整練百千人爲一鎮嘗率衆過舟山入江抵金山題詩大書寺壁而返如入無人之境己亥之役成功大敗于金陵諸鎮星散玄著飄泊江浙間語所部曰失此機會諸君各自爲計吾亦從此逝矣乃作絕命詩曰載幟縱橫二十年誰知國運偶于闡桐江空繫嚴陵釣震澤難逢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主死將碧血欲支天忠貞本是孤臣事不望千秋青史傳又曰國亡家破獨何之西子湖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十四

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欲丹心借一支他日素車江浙路怒濤何必盡鴟夷書數紙付所部擲筆投江而死

寒支二集卷之六
傳
十四
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欲丹心借一支他日素車江浙路怒濤何必盡鴟夷書數紙付所部擲筆投江而死

貴州威清道僉事黃際飛傳

黃應運字際飛閩之歸化人父京選官光祿寺署丞應運其次子也崇禎甲戌就童試邑令楊鼎甲奇其才拔第一丙子拔貢入北京國子監肄業期滿己卯移送南國子應天府鄉試不第壬午又赴閩省鄉試不第既連丁內外艱隆武二年丙戌楊鼎甲已官雲貴部院易名鼎和入閩中行在面陳恢復方畧怪應運久滯經生題應運監紀推官攜之入黔委運管貴陽府刑務丁亥承歷改元值思州藍苗作亂實授運思州司理兼監軍僉事勦撫叛苗思州孤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五

懸一隅同官爲運寒心鼎和謂運曰不遇盤錯何知利亦子努力爲之顯身揚名在此行也適平越所屬黃平諸苗交叛黔中兵餉大半仰給平越平越之餉又取于黃平湄潭運遂由思州提兵抵黃平苗解圍去都御史郭承汾以平苗功題運平越知府加叅議銜苗亂既平而孫可旺由黔入滇復以運攝威清道事駐安順府以備孫運置家口于平越已輕騎赴安順值蜀鎮王祥兵潰乏糧掠食遵義一帶居民苦之詣黔請救僉議祥非叛者掠食救餒耳今當給以糧料假之名爵撫而用之尚可藉以禦入川之寇

然四顧無可使者咸謂敏給莫如應運應運遂離安順以姚某理威清事可旺聞應運離城潛發李定國襲安順據之傳諭曰官民無恐惟取黃兵道冊籍耳時王祥已受撫應運歸途始聞報徑上安順見李定國說之曰將軍有事于安順何不尺一相報乃騷動貴部耶定國曰將出兵從此武夫本色勿怪也應運又曰恨安順陬陋耳若謂可屯駐車騎何不具疏啟聞天子請此彈丸爲牧地天子方懸高爵以網羅英雄未有不許將軍者應運便當解職以鎖鑰相付矣定國色益和遽曰正欲與貴道商之運知其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六

心動又難之曰宿聞將軍神勇敵萬人又所部精銳一當百乃前此所據地方隨得隨失何耶定國曰兵家得失無恒不足論也應運遽曰不然當是名義不正隨人得睥睨之耳若藉三百年天子之名號加以將軍神威統率罷虎掃蕩不庭而聞風義從者又絡繹夾助天下誰敵將軍者他日分茅胙土傳之奕世中山開平不足比也今將軍舍萬世不朽之事業不爲而不王不霸傳舍州郡非良圖也定國於是喜色見胥字曰貴道言是卽當與平東謀之平東者獻忠義子四人皆稱王平東孫可旺安西李定國撫

南劉文進定北艾有能也應運曰平東在滇面未可期應運當捧盤敦與將軍束牲載書耳定國許之乃歃血誓協扶明無二心也定國反正之誠實始于此可旺聞之不忿也惡應運且忌安西矣值太師皮雄奉詔出師下辰州援楚檄應運赴軍前提調軍需應運遂返平越可旺率衆自抵貴陽遣馮雙禮襲平越諭之曰必得黃兵道將面訊之寇至或謂運曰賊鋒銳甚當避之另爲圖運曰全省軍需在此吾可賫盜糧乎遂盡焚其糧坐以待賊執送貴陽可旺詰之曰爾以茅土許安西便當以九五尊我何爲不舞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七

踊乎應運曰平東悞矣平東不當貢獻天子求冊封乎運爲天子命官卽僚官耳何拜爲可旺曰吾據滇黔帝制有餘于冊封何有爾在屬下誰命爾官者應運曰如是則平東叛天子矣叛天子則亂賊矣王臣豈拜亂賊乎可旺怒發羈貴陽獄不數日郭御史及姚劉諸總兵皆被執同羈者六人可旺猶惜應運才可用使張夔衛蕭鳳等再三論降應運語益厲乃出諸獄面詰之曰降乎死乎應運曰降亂賊生如死也死王臣死亦生也諸人遂皆諾賊求死可旺大怒曰爾願死不與爾良死乃縛運等委地驅劣馬數

十斃踏死籍其家口陳尸四門以怖不順已者時庚寅九月朔日也定國聞運死心怨可旺自是亦不受可旺節制矣平虜將軍許蓋忠目擊而嘆曰獠犬饑狼逢人卽噬何分賢愚吾肉喂犬狼何益遂陽順可旺因行賂子張護衛說可旺曰大王將建大業四門宜袪除不祥陳尸橫衢非禮也不如收瘞之蓋忠乃收瘞于貴陽南郊之毛家菴依山穴石下列墓六棺各枕以新瓦瓦上硃書鄉貫名爵墓畢蓋忠潛入頂耙苗洞不復出矣癸巳冬運之書記吳允誠歸自平越運子培開始得計痛絕匍匐入黔聞關苗獠

蹇支二集

卷之六

傳

六

谿洞間遍訪故老夔見庶母某氏庶母翁培肇備知殉難之由又歷月訪獲許蓋忠指導收瘞之地培鼎叩頭流血自恨無以報蓋忠乃同庶母翁扶櫬萬里來歸時辛丑之春也蓋忠率卒屯田自食其力猶服舊時衣冠云

李世熊曰吳允誠歸化柳楊人有女掠于流賊後歸詩人朱敬則爲妾允誠黔歸訪女爲敬則談黔事甚悉敬則知熊好紀錄時事遂挾允誠相過出其自黔歸閩焯身一幅序應運歷官遇難妻孥離散源委歷然尾署永歷六年十一月鈐以平越衛司官方印朱色燦然里人乃知應運歷

顯官立奇節又能感化定國爲忠臣此皆不可泯滅者予
故爲之傳以傳于後世知忠義無負于人也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李公家傳

公名魯字得之閩之上杭人生一期而父母俱卒大父命以嗣其從父幼旣穎慧且骨鯁性成始就外傳塾師以執竿驅雀命對魯以拔劍斬蛇應之塾師駭異歎其非凡人每讀書見忠孝節義事卽拍案起舞見奸佞詭誕輒指裂其名嘗言讀書須身體聖賢之行無徒言聖賢之言也天啟甲子始登賢書益勵初志家訓累策皆念祖式毅守身尊生源本先儒法語世世奉行無弊者當甲申國變山寇蜂起上杭尤甚朝廷兵寡餉匱當事議募鄉兵以圖戰守

塞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二十

魯歎曰四鄉皆寇出沒之藪召募之兵慮卽寇也卽非寇其兄弟媼親慮亦寇也兵寇雜伍此以城與寇耳謂當在城大戶捐貲結義以固城在鄉大戶鳩宗築砦以固鄉無瑕可攻寇當潛寢耳乃上書于撫軍張肯堂其畧曰治病者未進藥石先調臟腑獵獸者未加擊刺先布網羅臟腑固而後藥石有効網羅設而後擊刺無虛寇卽病與獸也兵則藥石擊刺也民則臟腑網羅也欲勦寇必使民有固志欲固志必先有守禦欲守禦必先築砦堡何也鄉民各戀身家心膽易搖平時團集易聞警驚潰亦易團集適爲

累耳若鄉砦四布家累悉有憑依耕芸不廢而寇至悉消
其野寇掠無所得且疑設伏扼隘進退狼顧不必交鋒而
氣已消沮過半矣然後以大兵夾勦之譬網羅設而擊刺
隨獸即奔突安往乎不然崇山複谷所在皆是深入則虜
墮伏中持久則運饋難繼我往賊去我去賊來逸勞之致
便皆在賊且賊害如梳兵害如櫛生趣既窮民盡爲賊矣
卽今賊起一年而民情已三變始而人皆避賊一變而貧
者通賊再變而從賊矣近則富民亦不得不通賊矣蓋無
守禦而圖倖免既脅于賊又虐於兵勢不與賊合一不已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三

也往綏寇初發事變類此旣而禍延宗社可不畏哉夫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聽民自爲結約不可得也董勸責在上
耳宜令鄉之大户各歸立寨不立寨者以通賊論賊來量
力戰守有備牛酒金銀媚賊贖屋者以接濟論奸民從賊
者聽寨長公結與衆棄之官畱難者以縱賊論官兵所至
不許入砦強入砦者以擄掠論如此極力施行不出期月
可保太平百年也書上張撫軍稱善諭邑令舉行而城中
富民慮拔無一毛交口謂公張皇多事及乙酉之夏江南

江右皆破公

乃誅茅縛屋于福員山將躬

耕以老而蜚語謂公高臥山中爲鄉大戶之倡使邑熨單薄示賊以瑕耳公解曰魯之歸山其故不難知也天降大難二帝崩亡名公碩卿多塗肝腦魯寢食草間伏節不能蹈海不能容與衣冠顏之厚矣故不敢與縉紳伍而甘爲鹿豕羣一也家本世農備歷艱辛糗草之外原無奢求幸而遊覺序出濫賢書實出望外今當喪亂反其初服分固應耳老氏云知止知足不殆不辱二也人生不滿百魯年五十又四彼氏有言三界譬如火宅一旦眼光落地茫然不辨如救頭然故傍松倚石攝有還寂求度三災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三

之苦三也家徒壁立未能免俗亦事干謁而食指日繁不給糊口從前妄想祿仕救貧今仕旣不可耕復不能何道存濟故挈家農圃自食其力古人謂逸則思淫勞則思善四也且君子語默出處各有時幾魯之愚悞盡于與民效死四字今四顧了然誰同效死者時幾可卜矣多口招尤何如括囊無咎五也前議鄉城互守鄙人生平學術僅見到此以砦堡一事行于邊塞則爲屯田古將有地網之說行于郊野則爲農兵先賢有政本之書如有用我將首陳至尊以佐大計若以此見諳則諸公道不同耳若夫光武

中興桐江有子陵之釣昭烈扶炎南陽有諸葛之耕山居非聖朝所禁也柰何以此禁魯乎於是自題草廬曰采薇深處聯句曰風搖彼黍聲如訴雨漬山薇淚不乾又曰時事浮雲留不住我心匪石確難移

乙酉七月唐藩卽位閩中閣部曾櫻舊

與公莫逆遺書相譙曰嫪不恤緯匹婦猶知之志士仁人乃宴宴居息見溺不援耶公乃幡然改曰偷息窮山以戚遺君父非義也遂詣行在上封事其一曰簡忠誠之士以救時艱近世論人動曰救時之才至問所謂救時者儂巧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三三

通方士耳夫儂巧通方乃改而鬻身之別名破滅八國則有餘矣可謂救乎臣愚以爲天下無無才之人但心有誠僞耳心誠則太才可大用小才可小心僞則小才害及小大才害及大也顧誠僞亦無難辨者凡處必擇便安言豫持兩可微長卽欲自炫護短惟恐人知者僞人也受職而蹇蹇匪躬奏對而侃侃不回功與人同而不私過與人見而不諱者誠士也親誠遠僞在人主力持其衡而已一日加守令之權以練土兵今寇賊所至在在崩潰者無他守令不兼兵土著之師少也旣無兵權寇至束手惟有逃

耳雖其人不肖乎亦事勢使然也昔成周卒旅帥軍統于鄉遂大夫漢則郡國民兵領于太守唐則諸道府兵領于刺史臣愚謂宜慎擇守令假以兵權省召募而耑料土兵古者五家爲比比五爲閭閭四爲族此民數也五人爲伍伍五爲兩兩四爲卒此兵數也然則五與十者先王所以分民卽將之所以治兵也守令治民但治其伍有故則猝然爲百人之集守令治兵但治其隊有大故則猝然爲千萬人之集以民食繕民兵久則守令皆良將而郡邑皆金城昔句踐以生聚教訓殪夫差光武以舂陵子弟殲尋邑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二四

小如馮驩之用薛尹鐸之用晉陽皆未嘗募烏合以戰豺狼者得強富之本計也一曰達小民之情以禁貪暴夫天之地不可爲道里然天所爲者皆及于地而地物無一不暴于天中無障隔者故也人主高居如天天下之情僞與萬物之求暴于天無以異乃上澤不下于民民恫不達于君者則中間之隔之者多也今牧吏殃民罔極監臨未必知知未必言甚有猫鼠而倒置黑白者天地之通永絕矣臣愚謂宜頒詔中外許民詣闕自陳不爲禁制而遏抑者誅或時引見耆老而詢之爲無常則吏奸無可藏而貪

暴之威可輯矣民之利害得則守令之賢否亦得守令之賢否得則舉刺之得失亦得故詢事在下而萬情可盡也周禮外朝列庶人之位而太僕有鼓以達窮民故君安坐而見天下之事文武成康稱明君由此道而已高皇帝微時親見貪官毒民及定天下於府州縣制申明亭老人頒聖令一道官有爲民患者耆老奉令至公廳直諫三諫不悛耆老赴京奏聞以憑拏問高帝豈樂民之以下詘上哉不得已也宋太祖用劉漢超守邊借民財不償民訟于宋祖宋祖伏而慰遣之使人諭漢超還富民錢且曰不足于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用何不以告朕也夫田間匹夫得訟天子之重臣而又不傷其心此時君臣朝野相通氣象何如安得不基數百年休嘉之業哉願陛下力復祖制以宋祖之意通之可也一日罷捐借講屯練以足兵食國初九邊腹裏各有屯田承平既久侵沒難問然按籍履畝大半可稽法當清覈故田簡汰衛軍漸復祖制有官屯民屯兵屯商屯墾屯是屯請此法所補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粟者也今軍寇蹂躪之餘必有無田之人與無人之田誠得忠勤廉幹之人董其事或民屯如虞集之策或兵屯如李泌之謀此皆可計歲責効者不然變通屯練之法合計一城分

幾坊坊有長一坊分畿甲甲有長甲統于坊坊統于屯練之官陰以兵法部勒之官訓其長長訓其屬有技有試有董勸平居各食其食無額支之糧有警各伍其伍戰守相敵而動在城守城在鄉守鄉法似保甲而警策過之意似雄邊而不煩抽丁貸事因民各保身家之心爲捍衛封疆之用又就簡練什伍中密察才力出羣者於是貴介得以撫用健兒單寒得雇募于殷富卽睚眦可化爲同澤同袍萬衆一心于強寇何有乎此則隨時隨地可施行者否則捐助借助于上似無賴而薄廉恥于官則訓貪婪而廢國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三

法于民則歛怨愁而生意外之變可爲憂危者此也一日審形勢以圖恢復明詔初下決計親征謀者多謂直指錢塘臣愚以爲魯國畫江而守文武不憚征繕宜下溫詔卽以兩浙委之夫漢高捐齊楚以與信越光武委河西以與竇融究之齊楚河西皆歸于漢今北軍分道以攻江南閩豈能分道禦之使宗子果能人自爲戰豈非維翰維城之藉哉大兵惟當直取江右江右披山襟湖可東提兩浙西挈荆湖南控閩粵三方輻輳據上游以望孝陵咫尺矣不然則急駐荆南控湖北以制中州引滇黔而接巴蜀庶幾

風雲空闊豪傑必攀附而來若羈旅閩中指臂不靈兵食
肘露恐日月逾邁朝氣漸衰非日關百里之洪謨矣一曰
奮乾健之行以作士氣臣愚謂中興之主視創業尤艱創
業之君臣同起于患難志有進而無退今共事者大半承
平優養之餘捐軀意少懷土情多稍見凶危輒生退阻臣
嘗恨宋高有李綱爲之相岳韓爲之將卒奄奄不振者本
其苟且偷安之私宰伏于中故汪黃秦檜得窺見其隱而
牽制之也光武起自舂陵不數年而天下定雖其恢廓大
度委任得人究其根本乃在戰昆陽渡滹沱歷瀆危阨而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二十七

不阻及其拔邯鄲擊銅馬狗燕趙皆親履行陣熟習險艱
有以鼓勵將士之氣也今六飛遠駕雖曰天子自將待邊
實同草昧起義之舉耳鑿凶秉鉞者文也共飢渴同甘苦
自夷于士卒者實也禮下召對降抑神聖者文也分痛癢
同禍福自偶于庶僚偏裨者實也臣願陛下戒柴高法光
武則忠智效死天下歸心南北不混一者未之有也疏入
上大嘉悅謂魯畱心世務乃有用之才召對授工部主事
十二月上移蹕建水時三關單危禁旅不滿千所調至
之兵隨到隨遣不計去畱其稱扈駕者或新募而未成旅

稱迎駕者又鞭長不及腹一路告警輒空營赴之不思他
警危至何恃無恐公切危之奏言不定營制不簡精銳聽
其逍遙逐隊漫無總理兵雖源源踵至恐左右終無一兵
語云葵猶衛足豈有萬乘而孤露無衛乎上然之而卒不
能執其要及六月魯藩棄浙公特奏言籓籬已撤溫麻卽
建處處皆瑕卽重兵阨險猶慮不濟况關兵撤逐安海四
境蕩無鎖鑰人情泮渙忠義灰心去閩當如避焚抉網別
任格人以共濟大業滂泣而道若隕墜不能俟日者上以
疏語指斥要人留中不下會汀報流寇遞攻杭永公因言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三

急守莫如汀城急練莫如汀兵此爲嶺嶠襟喉務令呼吸
相應陛下果卽東幸臣當執爨前驅捐軀爲衛上嘉歎之
曰爾慮深謀審必能擔荷大事卽改兵部職方主事以新
銜領勅印公拜命復奏曰陛下當雷厲風行如嚴軍赴敵
以速利爲勝凡書籍器物繁重難舉者悉賞之庶無濡滯
耳上俞之公兼道抵汀而流寇已圍上杭時七月下旬矣
公密語汀帥周之蕃曰大駕且晚且至公當整旅扈從踰
嶺但恐上杭不守則風聲遙沸駕行又復次且切慮變生
意外魯當委身先解杭圍然後扈駕而東耳因急投檄賊

營開譬痛爽賊果捧檄色動隨卽單騎詣賊壘把其魁張某之臂曰幸甚諸君值魯乃富貴催人也諸賊愕然曰何故公曰天子早晚入粵東諸君部勒一軍增其護衛便爲禁旅親軍矣恩賚踰他營一等抵粵便當敘功粵地繁富十倍闔中諸君食國餉佩將印豈非富貴逼人乎諸賊聞然合聲曰甚善私相傳告莫不願扈駕立功者公因顧左右曰客營淡泊當取豚酒相勞因刑牲歃血且曰天子幸以魯監紀諸君從此爲一家人矣諸賊益喜安插遂定乃入杭宣布屯練節目卽前封事中所條陳者旣編伍有緒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元

而杭民丁某者嘖有煩言謂此聊嚮小偷耳若臨以大兵猶驅羣羊而搏猛虎乃自詒伊戚也公叱之曰爾生父且不識又識保護鄉里耶蓋某棄其親父而謀爲有子之富民繼子者也時爲八月之晦公戴星還汀未至而報汀破駕已蒙塵矣

公痛哭還杭杭令

耳語曰當全公入福員山議後事公信之拭涕與語約夜中出城及期邀之但以城鑰相付公知其意亦止不行九

月四日貝勒遣吏入杭諭薙髮歸順吏至公家啗以高爵
復怵以利害公艷然叱曰速去無汗吾耳

公歎曰吾始以二祖列宗恩育羣

黎三百年卽犬馬宜識主况人乎吾不當死降城中遂負

印勅返福員山丁某聞之昌言于衆曰大清

兵至

拒命者屠其城李宦入山必率所

撫之賊以抗王師滿

城血肉肯易李宦數莖頭髮耶杭人亦有然其說者遂率
黨追擁公還城嚴衛之意欲獻貝勒爲功且洩私恨也公
正色諭之曰我自行意關若何事此豈狂國人人浴矢不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三

許一人潔身耶

因椎心大哭血淚迸落久之

聲氣不續絕吭而死時九月五日也杭人始有咨嗟太息
鬱陶不自堪者諸生鄒嘉善聞之而輟食自縊也

李世熊曰職方初隱福員早知天命不又指孤嶼爲首陽
訢黍淚薇志何悲而決也旣感激曾輔一言慷慨出山由
其蘊鬱經術思一表暴於季世譬操不死之藥進腸胃已
絕之人晚矣余故備錄其封事庶幾有王者起必來取法
職方猶不死也至離閩痛哭之疏讀者恨奸逆之漏誅尤

邱義字明大寧化邱坊人父萬斛輕賞結客凡藝文方術皆納之又勤購書籍積卷盈萬義少而慧敏讀書數行俱下汎覽無佚齧牙如盤錯碎澁如月令內則皆成誦如流水亦嘗嬉遊諸客閒觀所作劇卽絃奕醫卜星相之類皆闡解大意顧非意所好也習舉子業又數辨折其蒙師蒙師嘗媿遜之族有諸生邱根者默而好深沉之思又好衆禪一日爲義講學而時習章義喟然曰是可師也遂服事根終身根嘗從遊于熊義因以謁交熊熊長義二十年愛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三

其風調爽拔引爲忘年交及補弟子員學益淵博議論英發抽繹不窮熊竟把臂並行不復齒年矣未幾國變隆武建天興彙較閩士義謂熊曰此時以八比進身譬操蘆葦代犁鋤墾闢無日矣熊曰然旣天興覆大清遣學使試汀士義執意不往交詰之則曰世代旣變人心亦變卽文字亦變以前文應今試徒取黜辱無益也父曰不謂調合功令嚴耳義乃就試試題曰之其所哀矜而辟焉義之文曰當可哀可矜之世必無不哀不矜之人世有辟于哀矜之人必世有不勝哀矜之事也今夫無怙無恃哀之至也乃

至宗廟邱墟鼎社遷改哀又過之詩所謂哀恫中國具贅
卒荒是也更取父母之遺體而毀傷之取聖王之冠裳而
滅裂之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哉鰥寡孤獨矜之至也
乃至天潢溝壑宮壺泥塗矜百倍之詩所謂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抑末矣更取匹耦而穢亂之夫鰥而妻不寡取鵠
俛而隸僕之父獨而子不孤哀哉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哉
乃哀未畢也而和悅繼之髡鉗之不爲辱呼感之不爲憤
卽屠門覆祀不敢仇也矜未畢也而安樂繼之謂他人父
而忘其孤謂他人夫而忘其寡他人不子不妻而奴婢之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三

不悔其賤也此之謂失失本心故曰哀莫大于心死而形
死次之吾哀夫當哀而不知哀者又哀夫已不自哀而反
哀他人之哀者又哀夫已不哀而反禁人之哀者又哀夫
恣胸行臆擠人于可哀可矜而自爲暢快者又哀夫助虐
相淫陷萬家于可哀可矜而僅奉一人懽笑者蓋至此而
荼毒攢心無天可訴徒飲痛啣恤而已豈非之其所哀矜
而辟乎督學閔公閱牘而判曰文心如此何必應試除名
免責榜揭而諸生譁然謂名士特黜事必有異搜索原卷
讀之爭相傳寫汀爲紙貴義以罷諸生而名益噪云先是

乙酉間田仰率潰兵間道走寧之泉上下居民駭竄義妻謝氏遇騎卒目其艷欲擁之上馬謝據地痛罵騎取佩刀刺之不殊也謝竟投林援柯自縊死順治間邑令鄒某徵其事下教有勁節凌霄碧益淪地松到天而不屈蘭無人而自馨語欲爲請旌義力却之其詞畧曰昔聞冒小全姑脫夫完節孝義竝盡智勇兼全關係重大華衮宜先今亡妻義激一時僅了身事匹婦之諒窮簷實多若復旌此遣彼豈不獨倖爲慙又謝氏存日井曰惟甘一旦捐殉尸喪使母死若有靈必以不終養爲恫豈以邀旌表爲榮凡此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三四

幽衷懇祈原鑒鄒意乃寢義父以汎交踈檢又好爲長夜飲晚年家益落義曲承父志將順後母撫安諸弟皆非人所堪然絕口不言及家事每知過交高談廣譬欣慨交集充然自足初不知其瓶無儲粟也常徒步二十里月必三數就世熊歸則掩戶披書無他酬接子四人皆課讀經史敏而通務特不許其應試或訊其故則曰讀書所以立身應試則鬻其身矣吾雖貧不願鬻其子也或怪其言不究問嘗題壁曰久懸松胆辭春媚獨愛梅花感雪恩年近五十而卒嗚呼人愛春陽而義嫌其媚雪摧萬物而義誦之

曰恩涼涼落落斯其爲義也歟

李世熊曰義文條暢浩汗長于辨難至其自序磊砢不減
司馬報任安也然則以詭激之文自襯其矜爲快烈婦宜
旌而不以爲榮合子宜用世而若挽其身似滿目塗炭思
蟬脫另建世界者志不遂而頓死不亦悲乎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三五

賦雖長我世異法不設而願深不亦悲乎

然而不以爲榮合于宜則世而甚高其意則高且遠思

固溫時升愛也然則以滿堂之文自襯其矜蓋抑庶幾

率世然曰論文精則昔者具于得職注其自求蓋不

可感也高著其世其意深也

明秀才李右宜傳畧

君諱世弼字右宜少而羸秀孤緒冥往想搆至精萬歷己酉學使熊公尙文檄汀屬邑每錄送童生精通三場者八人將拔其尤者送省試郡太守以第一薦君熊公卽置君第一先是寧化無以儒童入闈者有之自君始壬子闈省大水鎖院皆沒膝君苦疴幾殆不克終七義然自錄廢卷時哦之嘆曰此當歷元白惜哉廢矣及榜首高崇穀卷出意格與君一轍而雅秀遜之同社乃爲之撫然自是君以病廢帷處者十餘載天啟丁卯乃據鞍顧盼示必捷秋戰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三

罷益自喜負陳公仲謀閱其闈牘以爲孤遠幽迥似石齋先生也然竟不售崇禎己巳九月寢疾初時股間塊如癰庸醫遂以意表之藥甫進君曰誤矣數十年調攝敗此一劑矣已而汗溢如珠再召醫視之君曰無庸數止是耳遂堅不服藥靜臥十許日乃卒病中了了皆生寄死歸之言終不及後事但曰好語大兄無悲我悲則癡矣蓋伯兄左宜時遊金華不及訣也君性渾淳無可澄撓家庭間淪灌天倪冥無形跡又多病絕交寂居調息兀然不勝衣至於平朱陸之誣斷老釋之殊雖賁育之勇申商之刻無以奪

也生平不治生產土木形骸不知世間何物美好及窮鑽
四子躋嘷風雅如傾國買笑沒海探驪色漁錢癖未足以
喻每枯坐嗒然類筋肉驚緩振之不起者及握管淫思跋
幽躋險務餌出淵魚弋下霄鳥翕心發氣不云疲也嘗言
君不爲詩而有詩情不談禪而有禪意不登臨而峙青流
碧見於脣宇惜乎一病糾纏蘊奇地下其卒也吾友曾子
異撰誄之而湯生奇節爲之傳伯兄左宜爲之譜皆不錄
別舉其畧如此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傳

三七

明孝廉涂虞卿墓表

涂君名伯案字虞卿閩漳之鎮海人鎮海之東有文山抗
溟渤表霄漢涂君之廬在焉今學者亦稱文山先生云父
一榛萬厯甲辰進士官通政司左通政初合金壇與顧奉
常遊爲東林院主時論詆訶東林者必首及公辛亥奏最
改吏曹羣小已仄目給事姚宗文附和錢金并以公爲道
學黨人黨人之目自此始公謂黨禍已兆不可不翦其芽
乃爲三疏直剖湯宣城指蹤諸奸狀讀其疏者至爲手顫
疏入畱中熹廟初趙公南星秉銓起公南考功復與總憲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墓表

三

王永光左所黜吏石三畏何早輩皆夤緣走璫門弄機殼
公時已轉左通政既而高總憲彈霍維華維華亦竄身於
璫與諸失職者謀翻醜趙太宰以破格爲失職者所撫公
知奸醜必熾決意引病去未幾而緹騎四出正直駢死公
亦以是見詘於天下戒心待罪病鬱鬱不起虞卿左右就
養愉色以入含辛而出六年如一日也服除推官彭瑄較
十二學諸生以虞卿冠多士郡守曹荃十一試復冠其同
學勉虞卿曰天子手翦巨璫追念舊勲尊公不及柄用仲
尊公未竟之志是在君矣南州徐世溥亦致書 卿曰昔

歐陽公與蘇子瞻皆以黨人之難屢蹟不盡其用叔黨叔
弼僅能守父訓文墨自娛范文正之子乃爲忠宣奕世焯
耀典冊今忠宣之事則在虞卿矣崇禎壬午虞卿舉於鄉
以詩經冠劉如一房衆賀劉公爲國家得人天下傳誦其
闡牘以爲闡材之奇盡於此時仲翁仲吉亦以廷杖遣戍
特詔釋歸虞卿抱翁而哭謂吾以帖括濫附賢書而翁以
身命立名節於千載吾不及翁萬萬矣仲吉謝曰士所當
爲未止此兄其勉之於是虞卿相視而笑也仲吉字德生
始石齋先生關壇講學里閤士無不北面者獨虞卿仲吉

寒支二集

卷六

墓表

三

執通家子弟禮及石齋逮詔獄廷杖幾不測仲救者皆杖
戍仲吉以太學生擔囊走萬里上書北闕謂道周通籍二
十載半居墳廬一生學問只知君親雖言嘗過戇而志實
忠純昔唐宗恨魏徵面折至欲殺而終不忍漢武惡汲黯
直諍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
斷不宜以黨人輕議才德全備之臣臣非爲道周惜爲皇
上天下萬世惜也上大怒予杖下獄獄吏希旨拷掠究主
使仲吉曰孤生輕萬里矢死爲大賢白寃此事豈容主使
必欲誣供可剖吾肝呈至尊驗之以明道周之無罪語微

聞於上頗爲動心其剛烈如此及是同虞卿咸執贄石齋先生之門旋丁繼母張宜人喪虞卿弗克上公車以其年墓通政公及宜人併塋五服之在殯者又以其年斥橐金市鎮海衛地三百畝塋鄉之無主貧無隴者杜門吟誦
惟宗戚困阨閭里大利弊與單赤恫苦無告者卽侃侃詳之必得當乃已無何甲申變作虞卿與仲吉謀舉勤王師爲當道格止乙酉思文駐蹕天興詔徵虞卿虞卿私語仲吉曰天下大勢已去上不急駐荆南動四方勤王之師以圖進取乃退守閩中羈旅溫鐸之手乾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墓表

四

符廣明之事不遠矣吾何望哉謝不往丙戌九月閩事壞石齋先生殉難於畱都仲吉恫憤無疾而卒虞卿棲主文山之陽屏居窮年不與人間燕會慶弔曰吾有君有師之喪也每談天寶事輒繼以泣乃蒐羅放失舊聞詳具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治亂所由撰述成書其大者畱史授命錄畱史者言遼事授命錄則傳二都殉節諸君子一篇三致意焉其畧曰崇禎甲申乾坤崩裂天子殉國一時朝紳魚貫稽首出就寇廷蓋自石勒侯景而降祿山朱泚而上未有辱於斯者時在內聞變決志者二十人在外鼓綏死

職者四人草萊就義者一人嗚呼國家二百七十年歲具馬幣聘名士所以畜士大夫者道甚設遜志而後僅見此數君子耶然方之漢宋爲烈矣漢長安之亂士君子無死者惟袁隗伍瓊周嵩孔融楊修五六人耳然皆爲卓操弄斧非有慷慨致命之義宋汴都之亂士君子無死者惟吳革孫傳張叔夜三人耳何巢李若水則猶之墜阱也嗟此數君子者學不同師義歸一致其以興頑立懦呼寤人心不爲淺鮮矣夫忠者人之所甚慕也死者人之所甚惡也有所甚惡則甚慕亦爲之奪矣自管仲魏徵之說出而馮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墓表

四

道繼之其創至今不息也朝市已移瞻烏集屋非曰將以有爲則曰願得一當歲月遷流鷹化爲鳩鴛化爲鼠而不遑自救嗚呼李德林留夢炎子孫而在應以面覆床羞言祖宗事矣乙酉之變天子棄其母大臣棄其君吏棄其疆民棄其髮乾坤一大奇辱也竟此寂寂獨無爲唐之舞馬諸伶擲榆地下乎劉黃諸公向中朝所指爲黨人者不忍視其國之亡嘯狡童之歌作辨亡之賦也皓哉與日月爭光矣若夫處於膺陰不掛朝籍柴市止水差肩齊驅是亦貴於臯禹壽於彭鏗也未幾生母蔡孺人卒孝廉哭絕復

甦曰老母已終偷生何益嘔血支床無意人間世矣既而里門被屠所著詩文三十卷纂輯百餘卷藏書數千卷悉燬於兵又下令蠲地移民劃文山爲荒陬家落瀕死者數矣酷吏某又中以危法幾不免遂挈家遠遊辛亥正月流寓吳興子明禮夜侍孝廉呼明禮曰孺子爾知之乎余父子兄弟以文章起家思以節義挽回天下吾痛夫家國之禍其始也以封疆爲起廢之地其終也以封疆爲報復之私其始也議戰戰不足而議守其終也議守守又不足而言款其始也闔宦稅礦而釀戎禍常侍漸且典兵其終也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墓表

四二

戎寇交訌而用宦官軍容遂陵邊帥其始也朱穆發疽於侯覽魯公爭座於朝恩其終也子弟悉合乎黃巾禁鑰竟開於薰子其始也以一隅騷天下召募加派歲彌以甚其終也騷天下而亂天下膚剝復潰大命以傾夫宦官胥王陰類也相因而至易重妬復春秋嚴夏詳哉其言之矣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吾於光熹以來是非終始瞭若觀火今其書悉火於兵豈天之無意乎何其有天禍人刑也他日舉三十年事疑以傳疑僞以傳僞舜篡尹誅幾何不爲東野之語汲之冢也嗟夫司馬氏之傳也以有遷也班氏

之成也以有固也孺子豈其人乎今二書之脫於灰燼也非文字之靈實諸賢之藉以不朽也李泰伯曰天將壽我歟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藉手見古人矣孺子識之五月至浦城浦城長吏喜得孝廉爲諸生師凡所以條教程度者甚備署其門曰西山修明大學千秋平治歸書記河汾教授生徒一代將相出師門美哉其設科之意也乃壬子正月晦得微疾五月八日疾遂篤問後事不出一語但曰只此便是太極端坐而逝距生年戊申計六十五年常言學以無欺爲本道以及物爲大良背周天之學老而

寒支二集

卷六

墓表

四

彌篤夜無昏睡臨終蓋其驗云浦城令徐公哭之曰士不幸當橫流板蕩之世欲全身蓑簞之間蓋亦難矣余觀閩漳水旱盜賊嚴刑厚斂人不銀鐙繫卽鳥獸散欲求漳陽一片土沒齒猷滄稱鄉里逸民豈可得哉而史稱鼎革之際遺老故臣菽菽種菊弋釣自娛抑何優遊閑適也悲夫徐虞卿二十五年不窺城闔竟爲苛城墨吏客死則亦南安叟雪菴僧之流亞也孝廉和裕無畛域貴賤賢愚油然與偕而是非邪正判若白黑凜不可奪兄弟親若一人雖薇蕨必共甘之至於樂人之善憂人之急常若不及則天

翰林院檢討林君墓誌

嗚呼吾友林守一不幸際板蕩陸沉之秋使蘭馨桂馥之文汨溷於蕪穢劍光星芒之氣掩沒于霾霧沒三十七年無表其大節但以爲排章儷句之老書生者可哀也已世態居九龍之上流去三山千里交守一二十年或歲一晤或間歲一晤晤必累月日各證所得失同學十數人稱最知心者曾弗人異撰張道羽繪林守一逢經而已守一慷爽好談當世之務尤好以古事驗時變徃復相詰辨至牴牾不可通或抵几拍案驚撼僮僕欲爲解圍不知爲爭論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墓誌

四

古今人是非也或聞朝廷柄用格人理兵戎有緒輒舉觴浩浩引同坐共傾不爾持耳沾濯不爲恕人言某事機勢阻格試設身理之未卽疏通則闔扉擁被仰思徹旦日舉此爲談柄如中瘖瘖結消釋乃己己卯之秋客有言孫高陽合門殉城盧象昇橫屍賊陣者守一目光閃閃射四壁曳袖巡簷如將赴難者已而歌騷曰己矣哉國無人句未終而兩淚洗瀾不任聲也嗚呼如斯人者目覩君師辱僂惟有覆面九淵萬世不視而已又肯于天日下偷生苟活哉今日追憶其盤鬱呼憤欣哭雜出之狀如理昔夢憶三

生事不覺涉泗之橫集也尙忍誌吾守一哉然熊死無能誌守一者故遂誌之謹按林自下邳徙三山之河口又遷長樂坑田數傳至瓊田公諱世章登嘉靖乙丑科進士官工部郎中子懷瓊公諱裕陽萬曆丙子舉人歷官雲南臨安府知府守一其次子也母陳恭人數產不育及妊守一臨安公夢金甲神持金印印恭人肩匕者二印腹上者一既誕守一聰敏殊恒七歲能爲詩句多奇秀臨安公奇愛之十四補弟子員後每試輒冠軍所同志切劘者惟董養河黃文煥周之夔曾異撰數子而已此數子海內所指爲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墓誌

四

雄駿絕倫萬人敵者也然守一竟蹶于棘圍及兩都淪失唐藩正位閩中改元隆武時黃公石齋當國薦辟所知五士熊亦濫列其中惟守一辭不獲補誥敕撰文中書舍人尋兼司經局正字翰林院五經博士既又轉兵部武選司主事復轉翰林院檢討纂修國史有崇修威宗實錄之命未幾隆武移蹕幸虔至汀而陷守一披緇入山棲止臨安公之墓側除夜賦詩曰已拚身與汨羅遊不謂殘年托此邱何處角聲吹世換一龕燈影覺生浮妻孥杜曲對如夢日月斜川望更幽回首玉堂人散後爐中商陸總添愁蓋

已決意從彭咸之所居矣至戊子某月忽戒裝促駕淞下
淞下者崇相先生所築以禦海寇卽守一所其擘畫處也
罷遣從者竟赴海死族子日友奔救無及且撈屍不得越
宿見夢曰吾已歸澳中矣伺之果然乃收殮之悲夫一死
以謝夫濡染富貴藉口將以有爲者陳屍則明白正命以
塞纖夫浮海行遜之疑是固然矣吾以徘徊墓側再展廬
墓之哀歸魄淞下不忘立雪之志蓋其誠結君親義篤師
友至此而心始安志始遂耳此故非人所知也方天興草
創勲鎮跋扈而官方雜亂歛餉頻煩守一條陳八事力爲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墓誌

四

諍辨先後補牘數十上皆人所不敢言雖屢蒙溫旨而施
行寂然于是政府坐困自請行邊秉鉞鑿凶而出熊嘗以
私書上師相諍之以副本投守一守一復書曰指畫洞透
雖木石猶當震悚但師相以爲箝持于老革不若盡瘁于
封疆庶鬚眉肝胆天下共見之耳夫知不可爲而必爲之
人固有志非熊所及也且又特疏欲罷已職以授熊以爲
百鷲一鷲昔人所歎今印綬纍若而國士蕭條譬聘絕域
而棄驂騑搏天室而捐榷梓也復私書相招曰國之將隕
螻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匹婦猶執此義乃或晏晏

居息莫我肯顧君子顧如此乎其虛懷推舉竭誠圖國不
忍言天不可支爲此將伯之呼也至于居憂泣血幾至毀
性廬墓終喪盡謝世法陳恭人所遺書及戒性錢歲一開
視輒長號不止蓋天性然也其事崇相先生時有啟助先
生愛之甚及疾革委以狀誌乃瞑爲治喪累月然後治任
率諸生請于當事建祠學宮傍祀之迨石齋先生盡節金
陵守一自請出使覓其齒髮或難之守一曰若得營厝三
尺使忠魂時望孝陵吾卽殉師無復遺憾而內閣蔣德璟
黃景助力尼之且聞南都已冇門士收其遺體者乃止遂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墓誌

哭

爲聞喪于西湖二周祠朝士赴弔衰經臨哭三日改服心
喪其始終于師友如此若其詩文絕出一時督學郭正夫
先生序其文曰乍披如川紆谷複水立壁翻已而鸞歌鳳
舞龍見鳥瀾評其詩曰高潔則峽生日月卷浮冰雪奇激
則瘦蛟舞波秋雨裂石今揣此聲容蓋非人間所得安置
惟湘靈鼓瑟馮夷起舞差足供奉之耳石齋先生則尤激
賞其詩在漳酬唱數十篇先生嘗曰守一蕙蓀高秀每與
共研輒思焚筆又曰奇思警句卓然韻象之表凡詩至情
理盡處纔有着手情理之至才調雙收了無唐宋邊際非

守一不窺其涯畧也乃作長歌五百言贈之歷敘閩中作者乃曰于中最喜林守一玉軫嶧桐細金漆守一爲詩多新聲芬芳燿耀鏘鳴婉嬾每出珠翠上劍氣恰與琴書平至其未則曰陟彼高邱眺遠海手掬明沙洗塊磊與君上下高駝迴臥然若華焰千載此則屈子之遠遊抽思也又曰定心廣志澹中央離立經嶽表四方微言朗咏生清商蛟龍踞視鸞鳳翔此卽屈子之懷沙悲回風也終之曰風雷崑敔神不傷夷夔斂跡棲幽房區區諸子安敢當蓋了知彭咸遺則惟守一克當之其所謂夷夔斂跡者則皆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墓誌

兜

平塘篤師擁鼻捫胸者也先生豈無故而發此微言哉今者銅山委蛻于畱都揭陽遺髮于粵嶠上下高駝表在四方亦宛在中央鸞鳳不定翔于高邱蛟螭不定踞于遠海吾呼守一應聲來至將以先生之詩銘守一以爲師弟相知夙已目成斯固非世俗所能知又何怪以排章儷句之老生相目哉守一元配陳孺人某之女繼韓孺人某之女側室連氏男子三長某邑諸生娶某氏次某早卒三某今任某官娶某氏皆連出孫子三某邑諸生娶某氏某娶某氏皆某出某某俱幼皆某出孫女四一適某某出三幼皆

某出曾孫某某出曾孫女三二某出一某出皆幼銘曰
淞下城島兮澹澹粘空素濤拍穴兮如摧洪鐘穿魚龍兮
千巖浸日月兮兩瞳絕氛埃兮驚霧傳咳嗽兮雷風定心
志兮恬漠吐正氣兮從容不戴天兮寥廓不履地兮崢嶸
蕩器界兮現雪返蠕蠢兮元同

寒支二集

卷之六

舊本誌

五

承德郎兵部司務林公墓誌

林君守衡諱逢平閩之長樂人其先自下邳遷閩之瓊河徙居杭田數傳至瓊田公諱世章登嘉靖乙丑科進士官工部郎中沒祀鄉賢子懷瓊公諱裕陽萬曆丙子科舉人官雲南臨安府知府沒復祀鄉賢臨安公三子長逢年餽于庠早卒次逢經字守一三卽守衡也兄翁切劇相師友以文雄一時時鍾伯敬督學閩中以閩文色不附骨欲以清遙森秀救之而守衡見拔繼督學葛屺瞻又以閩文理不勝辭欲救以掣勁高亮而守衡試復高等或訝其工于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墓誌

五

逢時守衡曰不然文惟明理耳理徹則神清神清則骨立骨立則色正吾竊其似而已時人服其語謙而論精也守衡于書無不讀而粥粥若無能有孝廉著春秋臆說旨多新異其嘆賞之守衡獨曰書誠佳勦說耳非嵩家作也或怪之曰子薄孝廉耳守衡曰何敢然吾實有所見但性不强記亡所由來耳他日偶多士宴集李生某在坐守衡出書相視曰請閱而評之李生閱數十版曰此書不掩爲已作則佳矣守衡曰何故李生曰此皆宋黃氏日抄耳他則季彭山郝仲輿說也守衡視諸子而笑曰吾向言如何其

淹雅而有持擇如此性本冲和而繩尺斬然不踰當羣論
紛呶中一言折衷莫不欣服者所謂衆不失寡言逾見默
惟其有之矣仲兄守一性剛急意所欲言必剖瀝務盡亦
不嫌面謫人過故四方知名士傾慕守一者未嘗不樂就
守衡也已卯秋閩中建大社八郡人士悉集西湖之荷亭
二林領袖之從守衡問難者數十人從守一談笑者十數
人而已守一笑曰此吾不及家弟處也蓋以伯淳伊川事
相擬聞者咸以爲然初董侍郎崇相家居講學談文特器
重二林侍郎沒執贄黃公石齋之門復器重之及黃公駐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墓誌

五

天興將秉鉞出關引守衡爲兵部司務守衡辭不欲就黃
公曰知不足辱君但仕版列賢俊之名殊添本朝氣色耳
未幾國變司務離居遠鄉謝絕人事鬱鬱寢疾絕食者四
閱月惟葉孺人扶掖起居躬滌廁踰夙夜無懈卒齋志以
沒戊子某月某日與仲兄守一殉義先後纔數日也年四
十歲悲夫孺人爲尚寶葉公成學女相國文忠公之孫
幼習詩書辨大義歸司務日逮事翁姑雞鳴盥漱問安必
謹槃匱滌灑左右惟勤伯兄逢年無子遺孤女三人孺人
撫之如己出課以女紅及內則列女傳逮笄馨簪珥分嫁

之無闕禮尤爲人所難性特嗜文史嘗言陶養性情莫善于詩因揀唐詩雅正者千首課季子開復以林初文娥眉篇口授孫女諷之爲說其大意謂此才士不得志託爲怨女之詞然恩意之篤性情之正皆可觀可感也此詩援引繁博雖學士未盡了而孺人詮釋無遺義其淹貫若此然非其大者丙丁間其母兄葉君益苞感居海濱每有小朝廷之歎孺人正之曰非也綱目書帝在房州豈小帝耶嗚呼世不明此義久矣今且刊削南渡之建炎况紀景炎祥興乎又安知房州何義哉假令孺人而在更舉何義以正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墓誌

五

之哉悲夫世盡男子獨少一婦人何哉孺人生于某年某月卒于某年某月去司務之卒十載矣今合葬于某原子三人長某今任某官娶某氏次某邑庠生早卒三某今任某官娶某氏孫子三人某某官某出某太學生某尙幼皆某出世熊別司務四十年追記昔年意氣相感懽洽無間一旦山河非故迢如往劫執筆爲誌潛然不知涕之何從也遂爲銘曰

文求正宗吾愛葛鍾如金導玉鼓宮應宮嘉氣噓鼓朱草從風學宗周孔吾敬黃董廉幹表仁致命見勇漸漬英又

異苗同種經師人師先後騎箕身死舌亡人天共悲詩書
嗜啞乃有令妻辨晰義名表如日星帝在房州片語雷霆
呼震聾贖魄死哉生哀哉餘子是知天咫尺統未湮豫剪
其祀我奉闈訓以續國史敢告幽靈萬年視此

寒友二集

卷之六

百家註

五

其脈非奉闈訓以續國史敢告幽靈萬年視此
和靈歸鄉願淚跡生哀藉給毛髮映天明五熟未熟
和靈歸鄉願淚跡生哀藉給毛髮映天明五熟未熟
和靈歸鄉願淚跡生哀藉給毛髮映天明五熟未熟

祭先妣唐孺人文

嗚呼不孝之生不如之死久矣少期鬯牲壯而不能具菽
水是不如死也哀哉壯期反輿晚而不能弛負戴是不如
死也哀哉晚期澄清少伸一日之養須臾而風水不常辱
淪黃壤是不如死也哀哉不孝欲生而慚負三光胡以生
也不孝欲死而慚負幽靈胡以死也使不孝死而吾母生
不孝不惜一死使速不孝再生之死少延吾母今日之生
不孝不惜再死無如造物不仁司命聾聵顛不應而呼不
靈也哀哉吾母既已乘霧翺雲翱翔碧落胡不急語司命

寒支二集

卷之六

祭誌

五

曰兒不孝無庸於人世吾當置之膝下則不孝辭塵就土
之日乃破涕爲笑之日也吾母其忍棄恨不孝而不顧乎
嗚呼哀哉

嗚呼不孝之生不如之死久矣少期鬯牲壯而不能具菽
水是不如死也哀哉壯期反輿晚而不能弛負戴是不如
死也哀哉晚期澄清少伸一日之養須臾而風水不常辱
淪黃壤是不如死也哀哉不孝欲生而慚負三光胡以生
也不孝欲死而慚負幽靈胡以死也使不孝死而吾母生
不孝不惜一死使速不孝再生之死少延吾母今日之生
不孝不惜再死無如造物不仁司命聾聵顛不應而呼不
靈也哀哉吾母既已乘霧翺雲翱翔碧落胡不急語司命

祭先考文

嗚呼天下有老失期望鬱蒼而逝如吾父者乎父期熊爲龍而熊曾不如蚓也父期熊爲麟鳳而熊曾不如豕鴟也父期熊爲泰山滄海而熊曾不如邱垤與蹄涔也父期熊爲日星雲漢而熊曾不如熠螢與糞壤也哀哉吾父所以縱濁醜混鹿豕蕭條偃蹇英爽銷落以龍馬之精神而竟不得與喬鏗比壽者此皆熊頑劣無狀乖違父訓之所致也雖復剖心瀝血亦何以贖不孝而表父慈哉呼搶天地天地亦厭之矣况于啜泣又何及矣嗚呼哀哉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墓誌

五

天賦才淵之矣此子雖請於其父然其德亦足以
忠孝兼備心誠血誠而無私心也其德足以
不特與喬鏗比壽者此皆熊頑劣無狀乖違父訓之所致
雖濁醜混鹿豕蕭條偃蹇英爽銷落以龍馬之精神而竟
不得與喬鏗比壽者此皆熊頑劣無狀乖違父訓之所致
也雖復剖心瀝血亦何以贖不孝而表父慈哉呼搶天地
天地亦厭之矣况于啜泣又何及矣嗚呼哀哉

祭外姑伍孺人文

某之壻於邱門也茹荼日甚婦性貪貴固常耳外母顧諒某曰有壻如此胡憂貧乎某牢落無聊不治生產家室爲郵婦生愛謹曲安瑣陋又恒耳外母顧期某曰吾壻材足致青雲顛倒任意嘗聽所爲勿檢柙也若乃信耳糊目初敬久玩凡人皆然婦生又甚而某束髮學文垂二十載五見放于有司數誹笑于鄉里母顧爲大言曰丈夫遇合有時吾壻終不滯風塵里中小兒嬉狎無爲也至于永訣之際某以應選試越在千里母數問歸期若以不及見某爲

寒支二集

卷之六

墓誌

毛

恨者嗚呼某萍落有年交遊半天下然而門士疑其道非親戚或加讒毀縉紳以爲放誕不馴知交諷以軟熟諧世其號爲讀書知名特達者某不能結一日之知獨母拔識于淹窮慰藉其放棄是眼前紛紛戚友縉紳特達之人不及一婦人也某之哀外母者其騷楚激絕又豈世俗婦孺涕歎沾襟之爲乎

祭彭躬菴文

歲癸亥四月之下浣聞吾老友躬菴彭先生寢疾迫歿探候值屆午節邨民憚遠行訂以十五日遣發忽十三之夜夢與先生坐談云凡事須以理斷俗說初五十四廿三謂之月忌此何理也先生信之否某曰不信先生曰朕有意思人自應爾覺而診之曰吾郵發十五明乃十四也夢奚爲來邪竟改十四遣行豈料郵人入山之日卽先生去世之日乎廿一接計書五內皆裂哭不成聲旋設位中堂呼號痛絕或勸某曰不已過乎朋友哭諸寢外某斥之曰汝

寒友二集

卷之六

祭

五

何知禮意友本五倫情復有逾于兄弟者是豈寢外人邪朝暮臨之七日設茗蔬牲酒哭而奠之淚不可輟乃援筆而寫哀曰嗚呼生吾者父母知吾者躬菴先生也今已矣夫先生知吾瑜更知吾疵知吾所必能爲又知吾所必不爲知吾所已徵之言又知吾意表所不言此之謂知己今已矣夫始吾不知人間有彭躬菴也崇禎庚辰辛巳間漳浦先師以直諫謫江右藩幕旋被逮時聞南州有彭達生者毀家以慰緹騎免大賢窘辱周旋護從出維揚痛哭以別金吾官卒莫不感悚歎息當此時達生之名震動南服

未幾兩都覆江右亂遷播不相問至己亥有持書自寧都來投者始知旅寓易堂之躬菴卽前所聞之達生也書言某與足下同師漳浦漳浦讀天下書一覽不遺獨未學軍旅竟以此敗足下與某同爲其弟子當勉思未逮今及漳浦死已後徒後死而不及漳浦則漳浦死猶有恨嗚呼先生以聞名不識面之人一旦責以任重道遠之事其所以期待某者豈世俗僞交所知哉憶在庚子先生不遠數百里稅止草廬劇談十晝夜太息有明不祀病由學士大夫之虛僞夫學術僞則聲氣名節義忠隱退莫不僞世不胥

寒友二集

卷之六

序

五

魑魅不止志士須互相切劘修真學術結眞朋友講眞實時務合如五穀可療飢布絮可禦寒庶幾天運可回而民禍可息也某以硜硜小人有味其言稍出夙著相証十九閤合以是交久而益密及東南變起先生書來曰是當作撒手文字矣某復之曰陳大士作制菽數千可謂撒手狀每篇必伏兩柱子精義前後點綴遂成奇文先生兩柱子精義可得聞否先生無以復而罷狀嘗轍環數千里旅食三數年或曰何爲棲棲不遑寧處先生曰吾所期接代人未遇也此人何易得遇哉自是斷音問者倏五年某乃如

盲人失杖偃偃無歸其時風霾閭塞以綿續披荆虞其輒
葛豫作書寘山中俟之旨殊沈痛比先生還山覽之亦涌
淚不止報書曰世間尚留我輩淡情篤論噓天地痿枯之
氣不易索解人也旋遣長牘纍纍四千言凡行程風土人
物文字所遇時人奇人妖妄人言論幹濟自觀觀物抉擇
談諧無所不備覺先生心血洋溢充塞于空虛某以神識
混合其中若大地九萬里指顧而盡如是恩德何以酬報
先生哉且將拙集逐首批注不曰鐵骨冰心置生死度外
則曰無念不在民瘼遇事輒痛心疾首縷析條分若得行

寒支二集

卷之六

祭

本

志不知若何漑潤至引堯夫謂天下人無福伯淳亦無福
以相况嗚呼某何敢擬伯淳顧先生非妄語者或自有見
也于某所論性命則曰精微透關惜用之于禪尚爲生死
根本輪迴所泥聖賢不必離知意識而知意識皆其流行
變化之妙夫焉有所倚某言此處竿頭更難進步不得將
文字作話柄須實實勘驗始得恐到不流行不變化時又
須走向空寂一路夫焉無倚哉先生尙未爲某剖決也至
論文則曰世獨以誌銘稱韓歐未辨寒支此種畱我與寒
支共賞某亦言世盡言古文若先生角觝記藥格及與方

素伯書置之左國史漢韓歐間不知次于何等古文固無
定位定法也先生自一任耳先生于某無苟同究竟則無
不同辛酉先生爲春興詩中見懷一章曰八十翁從土室
頭潺湲和血寫離憂嗚呼某之心血非先生誰見之次曰
我爲薪與君傳火世挾河須友作舟嗚乎薪今盡矣火安
傳乎舟已移矣河安濟哉又次曰帶汁屢經嗤葛亮借叢
偏只誤田疇自今嗤者無暇嗤誤者從其誤矣結曰何期
老壽偏逢此長使吾徒淚不收嗚乎老矣又且後死直須
目瞑乃淚收耳政恐兒孫讀此淚亦不收也天下人讀之

塞支二集

卷之六

五

六

淚亦不收也豈不哀哉前賤生八十先生欲錫以佳文某
急止之曰壽不足辱文也但得一壙志及吾生見之藉以
曠目足矣他日使文章士爲之九原有知未必首肯也先
生許之特徵事實某以生平本末拙集備見獨書家居細
碎事相聞先生復之曰字字至性凝成丹血焔耀楮上又
如嚮大火聚令人膚臑竝熱忽又如裸立風雪中齒噤肌
栗不可耐狀皆本于自狀無毛髮勉強雜揉之迹百世下
讀之猶生涕淚誰能于此外更有文字旣又云先生苦心
苦節果不可少某一篇文字要當奮厲鄙誠別出杼軸以

報知已嗚乎豈料先生頓宿此諾邪今捧讀絕筆但得冒
頭數行全未叙事但云先生續成可也又云萬古之別豈
不痛心未了事俱屬先生矣嗚乎痛哉某何能續先生之
筆又何能了先生之事惟當彙集教言晨夕晤對負痛以
盡餘年而已正檢遺牘又見數語云某未死之勝友惟元
仲與和公景范三人時過心膈如轆轤惟恐少有羸缺乃
今景范遠千里某遠數百里和公比鄰而又他出三人遂
無一執手訣別者存沒均痛申訴向誰若子載子務之遠
離尤非情理所擬及痛又可盡言哉嗚乎素車白馬竟媿

昔人念季兒向身先生注眷如子每一札至多方獎誥誠
踴進退遮奪備極苦誠至謂兩家子弟同氣同命須令合
途擬曰猶兒尙隔一膜今匍匐赴喪諒先生必矚睽之也
故詳述定交以來徃復知己之言聊以疏洩涉洩開導鬱
懣聞香建酒侑此絮言先生其享之哉



